

流涕，不闻香臭，头痛头晕2年余，叠经中西医疗无明效果。诊得苔薄黄，舌红，脉细数，证为肾阴不足型之鼻渊，予服六味地黄丸，每次9克，每日2次。服药1月后显著好转，再服1月症状全无。随访3年，没有复发。

三、藿香正气丸治疗恶阻。藿香正气丸芳香化湿，解表和中，适用于外感内伤多种疾病，但用它治疗妊娠恶阻古今方书未见记载。我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发现部分恶阻患者有口腻纳呆，恶心呕吐，头晕困倦，苔白厚腻，舌淡，脉滑等一派湿阻中焦之征，其与藿香正气丸主治十分合拍，于是我就大胆使用。20多年来治愈百例，且未发现毒副作用。仅举1例：

徐×，女，25岁，1986年6月26日初诊。停经2月，化验检查为早期妊娠，近20天来恶心呕吐，脘腹满闷，恶食，怠惰嗜卧，舌淡，苔白，脉滑，诊断为妊娠恶阻（湿困脾胃），嘱服藿香正气丸，每次6克，1日3次，连服5天，诸症悉除。后足月生1男婴，母子都很健康。

江苏省涟水县中医院 周玲

桑叶止虚汗透邪汗辨析

桑叶功用甚多，自《本经》而下，论其调汗则有止虚汗、透邪汗双重机制，但今多以桑叶透表，而忽略其止汗作用，不免有些偏颇。笔者重温后认为，桑叶止虚汗、透邪汗二说应当并存，特辨析如下。

一、止虚汗。据《丹溪心法》：“桑叶焙干为末，空心米饮调服，止盗汗。”止汗机制如《本草经疏》：“桑叶甘所以益血，寒所以凉血，甘寒相合，故下气而益阴，是以能主阴虚寒热及因内热出汗。”明·李时珍、清·吴仪洛皆遵此方。《本草从新》桑叶条附案治愈一僧人患盗汗二十年的顽症，可参。因盗汗症的病机是虚火内炽，迫津外泄，伤阴化燥，致虚阳偏亢。故桑叶“益阴”必能配阳，调以米饮甘平和中，大助桑叶益阴润燥之力，且“焙干为末”焦香益胃，“空心”时服可取速效，使风熄火静，虚阳内潜，汗孔自合。

二、透邪汗。据《重庆堂随笔》：“桑叶虽治盗汗，而风温暑热服之，肺气清肃，即能汗解……由于肝热者尤为要药。”说明桑叶能肃气，清肝热，由止虚汗而及于透邪汗，清·吴鞠通创桑菊饮可谓标榜之至。桑叶入于辛凉宣透药队，旨在撤阳以“救阴”，正中风温袭肺，易于耗阴，汗出不畅的病理特点，使汗出有源，透邪外出。

综上所述，桑叶调汗，一以“汗止”见效，一以“汗解”见长，一治内伤正虚，一治外感邪盛。此说是否

矛盾？若以其止汗，则与外感汗出不畅病情不符；若以其透表，则又与内伤汗出不止病情难合，似乎互相矛盾。然而论其实质，涉及下述几点：其一，二者病情虽有虚实之异，而病性同归于热，只是程度不同。桑叶轻清性寒，而非大苦大寒，虚热得之则内潜，风热得之而外透，故不分虚热、实热，皆可随汗调之。其二，该药用于正虚可益阴以配阳，用于邪盛则撤阳以救阴，使阴阳调和，故汗出不止者止之，汗出不畅者畅之。其三，汗为心液，肺主皮毛，肝主动风，而桑叶苦降能清心火，轻宣能通肺窍，润燥能平肝风，故得桑叶内风能熄，外风能散，虚汗可止，邪汗可透。其四，桑叶气味芳香，善行肌表，如司汗窍，开阖得宜，有定位作用。其五，桑叶入于经隧，一由外向内以敛不足之阴液，一由内向外以透有余之阳邪，可双向调节。因此，桑叶止虚汗、透邪汗，并非矛盾之说，而是统一在肃肺气，清肝热，益阴润燥这一总的调节机制之中。

湖北黄石市黄后港区卫生院 吕振卿 卢祝东

云南白药治疗久治不愈 溃疡有效

云南白药在治疗外伤性出血等，已有悠久历史，但用于创伤引起溃疡的治疗，还未见有报道。

笔者采用云南白药粉外敷创面溃疡获非常满意效果。

病例介绍：杨某，男，34岁，1986年4月10日，不慎左手食指第1~2指关节掌面被机器挤压伤，掌面肌肉组织2.5×1.5厘米压碎。因当时清创不彻底处理不当，虽经全身、局部用药，溃疡面仍长达四月之久不愈。检查：左食指掌面第1~2关节处见3.5×2.5厘米溃疡面，边缘欠整齐，表面呈凸陷性溃疡，脓性分泌物多，创面被坏死组织形成的黄白色“假膜”复盖，周围皮肤色素沉着，略硬，由于长期纱布包扎食指活动受限。X线照片未见死骨及病理性骨折。治疗：溃疡创面用双氧水、生理盐水清洗，对不易除去的“假膜”及老化组织用消毒无齿镊夹取或用刮匙轻轻刮掉，外敷云南白药粉。

换药二次后创面脓性分泌物显著减少，一周后，四周长出新鲜皮肤，创面清洁，肉芽组织红嫩，溃疡面逐渐缩小。二周后溃疡面全部愈合，表皮平滑如常，指功能活动自如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三五部队后勤部卫生所

卢祥喜